

赵凡新闻通讯作品集

JIAO LIU

交流

的记忆

JIAOLIU DE JIYI

赵凡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赵凡新闻通讯作品集

交 流 的 记 忆

赵 凡 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流的记忆 / 赵凡著 . — 北京 :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5.6

(赵凡新闻通讯作品集)

ISBN 7-80097-763-3

I. 交 ... II. 赵 ...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通讯—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297 号

责任编辑:程新 陈维平

出版发行:中国大地出版社

社址邮编: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

电 话:(010) 82329127 (发行部) 82329007 (编辑部)

传 真:(010) 82329024

印 刷: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1/32}

印 张:20.625

字 数:51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套

书 号:ISBN 7-80097-763-3 / P·52

定 价:48.00 元 (全二册)

(凡购买中国大地出版社的图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 言

许多人做事，但是不做梦。另一些人做梦，却不做事。

不做梦的人，多半是不找借口的，他们甚至想不起来找借口、没有时间找借口。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分割为无数的段，在这种分割中，生命成了寿命，活着本身就是理由。他们生长得像花儿一样可爱，他们的追逐像流水一样简单，他们完全依着本能在人生中厮杀冲撞，犹如任何食肉的动物在争抢食物。他们没有梦，但是有目标，这些目标并不一定容易实现，却脚踏实地。他们挣钱、挣房子、挣职位或者职称，繁衍后代，然后，给孩子找好学校、陪孩子上钢琴课、到处求人让孩子能上大学，攒足经费送孩子出国，比他们还紧张地翻招聘广告，操心他们的婚事，再后来，心甘情愿或满腹牢骚地带孙子、外孙……一代一代，周而复始。

另一些人则永远在做梦。他们的梦做得并不像睡觉一样轻松，更不像睡觉一样安详。事实上，他们多半是睁着眼睛做梦。他们明白，梦总是虚幻的，但他们宁可欺骗自己。很多时候，这些做梦的人以自己的不做事伤害了自己，伤害的痛楚有时会像刀割着肉体，点点滴滴的血流向心里面，他们会叫会哭，却不会放弃。这种人很少以成功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失败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逐他们，犹如影子离不开本身，梦中的希望却如海市蜃楼，饥渴的人在沙漠看见清澈无边的水，越趋向前，离生还就越远。他们内心是孤独的，状况是无助的，口舌是笨拙的，性格是偏执的，尽管内心是善良的。

这只是两种极端的情况。

在生活中，更为常见的居中的人，或偏左些，或偏右些，

他们在事与梦之间的摇摆有投机的成分，但的确来得有渊源。现代文明教育、现代信息传播，在这些东西面前，有多少人可以有资格自信自己是真品而不是赝本？

生存的状态如同舞台，每个人都在上面扮演着适合自己的角色。记者也不能例外。

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多少夸大了这个职业的权利，但它的确有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随着交流和信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表现得越来越显眼。记者是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在此过程中，他不可能不思想，不过，这个思，是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中进行的。这部新闻作品集，体现的正是记者的这样一种状态：在走中生存，并有所思。

从1991年起，我在一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开始了记者的职业生涯。

我的足迹，连同我的心智，开始了一个长时间的旅途。

我曾经两次赴西藏，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体验自然的神圣和人的生存激情。

虽然生在乌鲁木齐，又在那里生活了16年，但是，是借助记者这个职业，我才真正体验了西北大漠的神秘和庄严。

我曾经用4个月的时间沿着中国海疆，行程万里采访；曾经在老挝追踪采访走出国门的中国勘查开采队伍；也曾经连夜出行现场，调查突发事件……

我的采访对象，生活的岗位可能不同，职务从值班室的普通职员到掌管实权的部长或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不同，选择扎根这片土壤或者飘在异乡，但是，他们的故事一样地可读，耐读，在我的眼里，他们同样优秀。

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一个事件都会在生命的里程中刻印下痕迹。

我爱我们的土地，爱我们的矿藏。这个行业在20年间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体验为这个生活的变化而奋斗的每一份努力，我感谢生活。我的感谢，是用表达感觉和认真思索构成的，因为，这是我的角色。

生命一旦开始，我们就成为行路人。在路途中，我像惠特曼一样，热爱见闻的一切。

赵 凡

2004 年 12 月

Abstract

This is the anthology of the reports that I, as a journalist for China Land & Resources News, have written over the past 13 yrs. Maybe it is not a perfect work, but surely a compile of what I have seen, heard, and thought in this interesting period of history, and in this particular field of China.

My journalistic occupation has given me conditions that many others could not get. I have had opportunities to interview scientists who have the ambition to conquer the nature; politicians who played and or have been playing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geological workers who have endured tremendous hardship and made enormous personal sacrifices in fulfilling their dreams and du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land and mine.

During this period, I have been almost every corners of China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from Tibet, one of the most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Shenzhen, one of the China's most rapidly developed cities since the 80's of the last century. I also had opportunities to make on-the-spot coverage for many important national events including the People's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Coast L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al Recours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he numerous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ibet, Luobupo ("dead land" as people called) as well as in Lao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is new one has been an evolving era of China, for which I have been fortunately a witness. Recoding things that I have seen and heard, I, like many other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have never stopped thinking and searching the clues for what seen and recorded. What I want for making this anthology is to show to the readers the true stories what really happened and the enlightenment I am able to extract, in order for them to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 and inspirations from the stories.

The anthology is named "Zhao Fan's Reports" which emphasizes that I like what I have seen and written. It has been my practice to write and report objectively and impartially, I, with great enthusiasm, meet and interview people in the events, and make the investigations and reports.

Zhao Fan

2005/2/4

目 录

一、赵凡访谈

蜕去尾巴跳上岸·····	2
重新选择循环经济模式·····	8
叩问圈地热·····	14
地质就在我们身边·····	19
基础+创新=进步·····	24
迎接新能源·····	29
中国房地产应该而且可以规范·····	35
早先的故事·····	42
找准平衡点·····	48
认识世界地质公园·····	53
谨防大开发带来大破坏·····	59
我从“太阳号”归来·····	64
盐漠新镇的梦·····	69
我和父亲的找矿情结·····	74
上海脚下·····	80
迎接地学复兴·····	86
李四光与中国铀矿·····	91
走在另一个地学的时代·····	97
因为年轻,所以有希望·····	102
打开窗门融入国际·····	108
关注青藏高原·····	115

地球深部有生命·····	121
让科学的语言大众化·····	128
减灾是人类的一项重任·····	133
因为爱,所以爱·····	138
荒漠里找出大盐田·····	143
恐龙的后代在今天飞翔·····	150
善待地球是我们的责任·····	156
20世纪是矿业世纪·····	162
科学的巨浪冲来了·····	174
中国石油走哪条路·····	179

二、学术观察

记者与编辑·····	187
新闻评论的春天来了·····	192
新闻的魔力	
——新闻媒体的力量与制约·····	197
社会的良知	
——谈环境新闻与记者的责任感·····	204
脚、眼睛和心	
——谈现场采访中的3个核心因素·····	211
在采访中怎样交谈	
——从对科学家丁抗的采访说起·····	218
英国报纸,谁在发声?	
——从伊拉克战争报道分析英国报纸的客观性·····	222
消息是信息的浓缩精华·····	251



一、赵凡访谈

开栏的话：

讲想讲的话题，讲社会关注的话题，用语言展示每一个思想的窗子。记者的责任是记录事实和关于事实前后左右，而思想的负载量和宽泛度有时甚至会更大些。

在一个变化的时代，观点的丰富和思想的会聚往往可以激活行为的灵感，而无数的思想和观点也往往就是行为的总结和发展的必备。

本着这样的思路，本报“赵凡访谈”今天开栏。这是一个资深记者的个性视角，但是透过她的眼睛和问题，我们将听到看到各有关专家学者对相关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思考和感应。话题的开放的，领域范围尽可能宽泛。希望读者喜欢阅读而且参与发言。

赵凡：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英国兰开夏中央大学新闻系访问学者。《中国国土资源报》主任记者。



2004年4月8日

1992年作者在采访地质科学家黄汲清



蜕去尾巴跳上岸

——访矿业城市专家张以诚

犹如一度光彩夺目的明星因为过气而谢幕。东北，一个为共和国发展、为中国工业经济成长壮大立过大功的地方，一个因为有富庶的土地和资源而接纳过历代淘金者和逃荒者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之后，突然沉默。

如果我们不理解昔日的东北，就不会深切体味振兴东北。今天的黑土地，经历了感觉上错位的反差，评说“振兴”，应该有万千头绪。

40多年前，王进喜挥舞铁一样有力的臂，为大庆出油高呼，这一形象已经历史性地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簿里。东北毫无疑问曾是我国的矿产资源重要基地，但是今天，恰恰是这一点，似乎制约了它的发展。

记者：把东北和矿业城市放在同一个话题里，合适吗？

张以诚：这两者之间联系实在太密切了。就区域性来讲，东北的矿业城市数量最大，地区分布最密集，矿业城市的种类也最齐全。粗粗算下来，东北3省，地级市、县级市的矿城大约有30座以上。其中，有煤城，如阜新、辽源、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等；油城，如大庆、盘锦、松原；钢城，如鞍山、本溪；化工城，如抚顺、锦州；地热矿水城，如五大连池；建材城，如瓦房店、海城、大石桥；有色金属城，如凤城，葫芦岛。矿城在东北如此集中，矿城问题在东北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得普遍而且典型。因此，讲东北振兴，不能不涉及矿城，可以说，矿城经济转型，在东北振兴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记者：怎么理解矿城问题在东北的存在？

张以诚：所有的矿业城市在探索可持续发展中目前都面临不少问题。比如产业结构单一，序次低，经济效益差。工业结构的重型化严重，而在重工业结构中，矿业采掘业比重过大。由此带来的社会劳动力在重工业特别是采掘业相对集中。这些其实都是东北有代表性的问题。

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全国城市平均为13:51:36，而抚顺为2:68:30；盘锦为1:84:15；大庆为1:92:7；社会劳动者在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全国平均城市36:35:29；而抚顺为5:69:26；盘锦为3:57:40；大庆为12:66:22。2002年对全国164座矿城的统计表明，一、二、三平均比率为13.3:53.3:33.4。第二产业明显偏高，第三产业比全国平均低11%。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它连带出了很多社会病。比如经济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积重难返以及人才结构单一，男女职工比例不合理，男青年择偶难而女青年就业难，使东北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大庆近两年大企业纷纷重组分离，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人员不计，一次性解除劳动力关系的职工达7.3万。每年有4000多大学生、2000名转业军人和2.1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而大庆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2万个。

紧张就业形势必然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压力。在东北，大庆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其他的矿业城市，社会问题更突出。矿业城市城乡结合部或矿山附近地区，还容易成为滋生社会丑恶现象的土壤，治安的死角。

记者：提起东北，人们容易联想起“矿竭城衰”这个词。一些人的理解是，东北的矿产濒临资源枯竭，东北的很多城市



由此无可挽回地走了下坡路，你怎么看？

张以诚：起码不准确、不全面。

我们所说的矿业城市，成因有两种：一种是无依托矿城，指的是在原先没有城市的地方，因矿产勘探开发而形成的城市。另一种是有依托矿城，指原先已有城市，后因附近地区发现和开发矿产，使早先的普通城市具有矿城的功能。

矿产资源的枯竭，从某种角度看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不可再生的，是耗竭性资源。对于无依托矿城，如果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枯竭了，矿山企业也难以继，就会产生矿竭城衰的悲剧。这种现象在东北的一些城市比较明显，比如大家关心的煤城阜新以及北票。

但是，这不代表所有的东北矿城都如此，也不代表我们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东北除了有像阜新、大庆这样典型的无依托矿城，还有一些有依托矿城。而且，即使是无依托矿城，也不能说等矿产资源枯竭后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记者：东北矿城的结局或者说出路是什么？

张以诚：矿业城市是以两种形式消亡的：一种是“蚕茧式”，另一种是“蝌蚪式”；春蚕只靠吃桑树叶成长，长大了，吐丝作茧，一味将自己缠裹起来，结成茧了，生命也就完结了。矿竭城衰的悲剧就是这么发生的。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矿产资源，资源越开越少，最后就成了“死城”。青蛙幼年时是蝌蚪，皮肤黧黑，身体椭圆，有鳃和尾巴，生活在水中，靠尾巴运动，靠水和水中的微生物维持生命。等到身体长大，发现水中小虫子不足以满足生命的需要，就迫使自己蜕掉尾巴，长出四肢，跳上岸去，吃青草。这样两种消亡的机制和具体模式，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东北矿城要有好的出路，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经济结构的





调整。我们的口号是，不学“蚕宝宝”，要以蝌蚪为榜样，自觉地、主动地割尾巴，适时地采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走向陆地，既“吃虫”又“吃草”，向综合性城市发展。

记者：你好像对东北矿业城市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张以诚：实际上，真正面临资源枯竭危险的毕竟只有少数，不少老矿山，通过进一步的资源勘查和科技进步，已经又发现了新的资源量。

但是，这还正是我们可以乐观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经过经济结构调整，矿城可以成为非矿城，成为现代化的综合性城市。

成功的例子在国外有美国旧金山、休斯敦、西雅图，加拿大的萨得贝里、卡尔加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布里斯班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等。在国内，甚至在东北也有现成的。比如辽宁的鞍山除了发展钢铁工业，及时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还提出了建设旅游城市的目标，已经在城市的综合性发展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记者：立足于我们现有的条件，东北振兴和东北矿业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多大的可能性？

张以诚：东北振兴的硬件应该说是不错的。东北的地理位置，与俄、日、韩以及朝鲜比邻。长期的工业发展形成比较系统完备的基础设施，科技力量也雄厚。更重要的是，经历过昔日的辉煌，东北人不甘心落后。

问题是我们的软件还有待于改进。

记者：你所说的软件指什么？

张以诚：首先就是观念。我认为要在观念上走出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经济转型的主体。经济转型靠什么？有人说，“有问题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我认为市长、市场都得找。在经济转型的问题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不可替代。产品的结构调整主要靠企业，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靠政府，第二个误区是看经济的因素多，看文化的因素少。其实，真正转型的成功与否，文化的位置很重要。文化就是观念、习俗，它也是一种力量。计划经济时代，流行的是等靠要的文化，有些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是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东北矿业城市要发展，一定要把更新观念放在重要的位置，要以观念的更新带动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记者：东北有些矿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采取退出工业，搞农业，成绩不菲，很多城市以此为样板，你怎么看？

张以诚：任何问题不能搞一窝蜂。退回传统农业或搞现代农业，是一种出路，但是不一定是唯一的和最佳的出路。矿城的发展模式不是一种，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良方。东北各矿业城市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努力摸索适合自己情况发展的模式。

记者：东北振兴，特别是东北矿城的振兴，应该定怎样的目标和时间表？

张以诚：矿城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德国的鲁尔、法国的洛林、日本的夕张、英国的伯明翰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转型，至今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所以，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目标定得太死太快。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然很好，但跨越仍应以循序渐进为基础，不能急于求成。矿城的发展要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要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讲究后劲，讲究效益和质





量，否则，还要吃苦头。

被采访人简历：

张以诚，地质矿业史和矿业城市专家，中国矿业联合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编、著《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矿业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及《张以诚地矿史文集》等著作 30 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是国内矿业城市研究最早提倡者和推动者之一。

(2004 年 4 月)



山脚下 摄于 2002 年秋

